



笑傲江湖
二

金庸武俠全集

評點本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中國武俠文學學會推薦

金庸武俠全集

評點本

古有不朽之作，亦有不朽之評，《三國》、《水滸》、《紅樓》是也，毛宗崗、金聖嘆、脂硯齋是也。金庸當代文學大家，讀者之衆，空前絕後，見仁見智，各執一端。茲中國武俠文學學會廣約名家，共襄盛舉，乃有《評點本金庸武俠全集》之出版，亦拋磚引玉之意也。值此吾國傳統文化盛行於世之際，洵快哉美事也。

評點本
金庸武俠全集

笑傲江湖

二

文化藝術出版社

目 録

十一	聚氣	(三八九)
十二	圍攻	(四二七)
十三	學琴	(四七五)
十四	論杯	(五一八)
十五	灌藥	(五五〇)
十六	注血	(五七八)
十七	傾心	(六〇七)
十八	聯手	(六六二)
十九	打賭	(六九八)
二十	入獄	(七三四)

目 録

十一	聚氣	(三八九)
十二	圍攻	(四二七)
十三	學琴	(四七五)
十四	論杯	(五一八)
十五	灌藥	(五五〇)
十六	注血	(五七八)
十七	傾心	(六〇七)
十八	聯手	(六六二)
十九	打賭	(六九八)
二十	入獄	(七三四)

十一聚氣

是眼中看出。

令狐冲向廳內瞧去，只見賓位上首坐著一個身材高大的瘦削老者，右手執著五嶽劍派令旗，正是嵩山派的仙鶴手陸柏。他下首坐著一個中年道人，一個五十來歲的老者，從服色瞧來，分別屬於泰山、衡山兩派，更下首又坐著三人，都是五六十歲年紀，腰間所佩長劍均是華山派的兵刃，第一人滿臉戾氣，一張黃焦焦的面皮，想必是陸大有所說的那個封不平。師父和師娘坐在主位相陪。桌上擺了清茶和點心。

因為聯盟便可插手干預別派的事務，其實聯盟是藉口，干預是目的。

只聽那衡山派的老者說道：「岳兄，貴派門戶之事，我們外人本來不便插嘴。只是我五嶽劍派結盟聯手，共榮共辱，要是有一派處事不當，為江湖同道所笑，其餘四派共蒙其羞。適才岳夫人說道，我高山、泰山、衡山三派不該多管閒事，這句話未免不對了。」這老者一雙眼睛黃澄澄地，倒似生了黃膽病一般。

令狐冲心下稍寬：「原來他們仍在爭執這件事，師父並未屈服讓位。」

岳夫人道：「魯師兄這麼說，那是咬定我華山派處事不當，連累貴派的聲名了？」

衡山派這姓魯的老者微微冷笑，說道：「素聞華山派寧女俠是太上掌門，往日在下也還不信，今日一見，才知果然名不虛傳。」岳夫人怒道：「魯師兄來到華山是客，今日我可不得

此言惡俗無聊。

罪。只不過衡山派一位成名的英雄，想不到卻會這般胡言亂語，下次見到莫大先生，倒要向他請教。」那姓魯老者冷笑道：「只因在下是客，岳夫人才不能得罪，倘若這裏不是華山，岳夫人便要揮劍斬我的人頭了，是也不是？」岳夫人道：「這卻不敢，我華山派怎敢來理會貴派門戶之事？貴派中人和魔教勾結，自有嵩山派左盟主清理，不用敝派插手。」

崇公道云：「你說你公道，我說我公道，公道不公道，自有天知道。」奸邪之辯亦猶此也，予觀之，兩方皆非正派也。

衡山派劉正風和魔教長老曲洋雙雙死於衡山城外，江湖上皆知是嵩山派所殺。她提及此事，一來揭衡山派的瘡疤，二來譏刺這姓魯老者不念本門師兄弟被殺之仇，反和嵩山派的人物同來跟自己夫婦為難。那姓魯老者臉色大變，厲聲道：「古往今來，那一派中没有不肖弟子？我們今日來到華山，正是為了主持公道，相助封大哥清理門戶中的奸邪之輩。」

岳夫人手按劍柄，森然道：「誰是奸邪之輩？拙夫岳不羣外號人稱『君子劍』，閣下的外號叫作甚麼？」

那姓魯老者臉上一紅，一雙黃澄澄的眼睛對著岳夫人怒目而視，卻不答話。

這老者雖是衡山派中的第一代人物，在江湖上卻無多大名氣，令狐冲不知他來歷，回頭問勞德諾道：「這人是誰？匪號叫作甚麼？」他知勞德諾帶藝投師，拜入華山派之前在江湖上歷練已久，多知武林中的掌故軼事。勞德諾果然知道，低聲道：「這老兒叫魯連榮，正式外號叫作『金眼鷗』。但他多嘴多舌，惹人討厭，武林中人背後都管他叫『金眼烏鴉』。」令狐冲微微一笑，心想：「這不雅的外號雖然没人敢當面相稱，但日子久了，總會傳入他耳裏。師娘問他外號，他自然明白指的決不會是『金眼鷗』而是『金眼烏鴉』。」

其實這些人都應加一雋字，都非江湖真英雄也。

只聽得魯連榮大聲道：「哼，甚麼『君子劍』？『君子』二字之上，只怕得再加上一個『偽』字。」令狐冲聽他如此當面侮辱師父，再也忍耐不住，大聲叫道：「瞎眼烏鴉，有種的給

我滾了出來！」

岳不羣早聽得門外令狐冲和勞德諾的對答，心道：「怎地冲兒下峯來了？」當即斥道：「冲兒，不得無禮。魯師伯遠來是客，你怎可沒上沒下的亂說？」

魯連榮氣得眼中如要噴出火來，華山大弟子令狐冲在衡山城中胡鬧的事，他是聽人說過的，當即罵道：「我道是誰，原來是在這衡山城中嫖妓宿娼的小子！華山派門下果然是人才濟濟。」令狐冲笑道：「不錯，我在衡山城中嫖妓宿娼，結識的婊子姓魯！」

岳不羣怒喝：「你……你還在胡說八道！」令狐冲聽得師父動怒，不敢再說，但廳上陸柏和封不平早已忍不住臉露微笑。

魯連榮倏地轉身，左足一抬，砰的一聲，將一扇長窗踢得飛了出去。他不認得令狐冲，指著華山派羣弟子喝道：「剛才說話的是那一隻畜生？」華山羣弟子默然不語。魯連榮又罵：「他媽的，剛才說話的是那一隻畜生？」令狐冲笑道：「剛才是你自己在說話，我怎知是甚麼畜生？」魯連榮怒不可遏，大吼一聲，便向令狐冲撲去。

令狐冲見他來勢兇猛，向後躍開，突然間人影一閃，廳堂中飄出一個人來，銀光閃爍，錚錚有聲，已和魯連榮鬥在一起，正是岳夫人。她出廳，拔劍，擋架，還擊，一氣呵成，姿式又復美妙之極，雖是極快，旁人瞧在眼中卻不見其快，但見其美。

岳不羣道：「大家是自己人，有話不妨慢慢的說，何必動手？」緩步走到廳外，順手從勞德諾腰邊抽出長劍，一遞一翻，將魯連榮和岳夫人兩柄長劍壓住。魯連榮運動於臂，向上力抬，不料竟然紋絲不動，臉上一紅，又再運氣。

岳不羣笑道：「我五嶽劍派同氣連枝，便如自家人一般，魯師兄不必和小孩子們們一般見

依然令狐冲聲口。

其言如刀。

岳夫人其疾如風。

識。」回過頭來，向令狐冲斥道：「你胡說八道，還不快向魯師伯賠禮？」

令狐冲聽了師父吩咐，只得上前躬身行禮，說道：「魯師伯，弟子瞎了眼，不知輕重，便如臭烏鴉般啞啞亂叫，污衊了武林高人的聲譽，當真連畜生也不如。你老人家別生氣，我可不是罵你。臭烏鴉亂叫亂噪，咱們只當他是放屁！」他臭烏鴉長、臭烏鴉短的說個不休，誰都知道他是在罵魯連榮，旁人還可忍住，岳靈珊已咕的一聲，笑了出來。

岳不羣感到魯連榮接連運了三次勁，微微一笑，收起長劍，交還給勞德諾。魯連榮劍上壓力陡然消失，手臂向上急舉，只聽得噹噹兩聲響，兩截斷劍掉在地下，他和岳夫人手中都只賸下了半截斷劍。他正在出力和岳不羣相拚，這時運動正猛，半截斷劍向上疾挑，險些劈中了自己額角，幸好他膂力甚強，這才及時收住，但已鬧得手忙腳亂，面紅耳赤。

他嘶聲怒喝：「你……你……兩個打一個！」但隨即想到，岳夫人的長劍也被岳不羣以內力壓斷，眼見陸柏、封不平等人都已出廳觀鬥，人人都看得出來，岳不羣只是勸架，請二人罷手，卻無偏袒。但妻子的長劍被丈夫壓斷並無干係，魯連榮這一下卻無論如何受不了。他又叫：「你……你……」右足重重一頓，握著半截斷劍，頭也不回的急衝下山。

岳不羣壓斷二人長劍之時，便已見到站在令狐冲身後的桃谷六仙，只覺得這六人形相非常，甚感詫異，拱手道：「六位光臨華山，未曾遠迎，還望恕罪。」桃谷六仙瞪眼瞧著他，既不還禮，也不說話。令狐冲道：「這位是我師父，華山派掌門岳先生……」

他一句話沒說完，封不平插口道：「是你師父，那是不錯，是不是華山派掌門，卻要走著瞧了。岳師兄，你露的這手紫霞神功可帥的很啊，可是單憑這手氣功，卻未必便能執掌華山門戶。

誰不知道華山派是五嶽劍派之一，劍派劍派，自然是以劍為主。你一味練氣，那是走入魔道，修

活現世。

還是下山的好，否則便無好結果。

封不平又是蠻不講理。

習的可不是本門正宗心法了。」

岳不羣道：「封兄此言未免太過。五嶽劍派都使劍，那固然不錯，可是不論那一門、那一派，都講究『以氣御劍』之道。劍術是外學，氣功是內學，須得內外兼修，武功方克得有小成。以封兄所言，倘若只是勤練劍術，遇上了內家高手，那便相形見绌了。」

封不平冷笑道：「那也不見得。天下最佳之事，莫如九流三教、醫卜星相、四書五經、十八般武藝件件皆能，事事皆精，刀法也好，槍法也好，無一不是出人頭地。可是世人壽命有限，那能容得你每一門都去練上一練？一個人專練劍法，尚且難精，又怎能分心去練別的功夫？我不是說練氣不好，只不過咱們華山派的正宗武學乃是劍術。你要涉獵旁門左道的功夫，有何不可，去練魔教的『吸星大法』，旁人也還管你不着，何況練氣？但尋常人貪多務得，練壞了門道，不過是自作自受，你眼下執掌華山一派，這般走上了歪路，那可是貽禍子弟，流毒無窮。」

岳不羣以練劍是旁門，封不平卻以岳不羣練氣為旁門，究竟誰是旁門，大可一想。世間門戶之爭，亦都是此類耳。

令狐冲心中猛地閃過一個念頭：「風太師叔只教我練劍，他……他多半是劍宗的。我跟他老人家學劍，這……這可錯了嗎？」霎時間毛骨悚然，背上滿是冷汗。

岳不羣微笑道：「『貽禍子弟，流毒無窮』，卻也不見得。」

封不平身旁那個矮子突然大聲道：「為甚麼不見得？你教了這麼一大批沒個屁用的弟子出來，還不是『貽禍子弟，流毒無窮』？封師兄說你所練的功夫是旁門左道，不配做華山派的掌門，這話一點不錯，你到底自動退位呢？還是吃硬不吃軟，要叫人拉下位來？」

這時陸大有已趕到廳外，見大師哥瞧著那矮子，臉有疑問之色，便低聲道：「先前聽他們跟師父對答，這矮子名叫成不憂。」

岳不羣道：「成兄，你們『劍宗』一支，二十五年前早已離開本門，自認不再是華山派弟

出言不遜。

子，何以今日又來生事？倘若你們自認功夫了得，不妨自立門戶，在武林中揚眉吐氣，將華山派壓了下來，岳某自也佩服。今日這等嚙唆不清，除了徒傷和氣，更有何益？」

成不憂大聲道：「岳師兄，在下和你無怨無仇，原本不必傷這和氣。只是你霸佔華山派掌門之位，卻教衆弟子練氣不練劍，以致我華山派聲名日衰，你終究卸不了重責。成某既是華山弟子，終不能袖手旁觀，置之不理。再說，當年『氣宗』排擠『劍宗』，所使的手段實在不明不白，殊不光明正大，我『劍宗』弟子沒一個服氣。我們已隱忍了二十五年，今日該得好好算一算這筆帳了。」

岳不羣道：「本門氣宗劍宗之爭，由來已久。當日兩宗玉女峯上比劍，勝敗既決，是非亦分。事隔二十五年，三位再來舊事重提，復有何益？」

成不憂道：「當日比劍勝敗如何，又有誰來見？我們三個都是『劍宗』弟子，就一個也沒見。總而言之，你這掌門之位得來不清不楚，否則左盟主身為五嶽劍派的首領，怎麼他老人家也會頒下令旗，要你讓位？」岳不羣搖頭道：「我想其中必有蹊蹺。左盟主向來見事極明，依情依理，決不會突然頒下令旗，要華山派更易掌門。」成不憂指著五嶽劍派的令旗道：「難道這令旗是假的？」岳不羣道：「令旗是不假，只不過令旗是啞巴，不會說話。」

陸柏一直旁觀不語，這時終於插口：「岳師兄說五嶽令旗是啞巴，難道陸某也是啞巴不成？」岳不羣道：「不敢，茲事體大，在下當面謁左盟主後，再定行止。」陸柏陰森森的道：「如此說來，岳師兄畢竟是信不過陸某的言語了？」岳不羣道：「不敢！就算左盟主真有此意，他老人家也不能單憑一面之辭，便傳下號令，總也得聽聽在下的言語才是。再說，左盟主為五嶽劍派盟主，管的是五派所共的大事。至於泰山、恒山、衡山、華山四派自身的門戶之事，自有本

得來是否清楚，讀者正要往下看。但左盟主當非善類，讀者於金盆洗手一段已然看清楚楚了。

岳不羣句句在理，所辯甚是。

派掌門人作主。」

成不憂道：「那有這麼許多噲唆的？說來說去，你這掌門人之位是不肯讓的了，是也不是？」他說了「不肯讓的了」這五個字後，刷的一聲，已然拔劍在手，待說那「是」字時便刺出一劍，說「也」字時刺出一劍，說「不」字時刺出一劍，說到最後一個「是」字時又刺出一劍，「是也不是」四個字一口氣說出，便已連刺了四劍。

成不憂劍術初露。

這四劍出招固然捷迅無倫，四劍連刺更是四下凌厲之極的不同招式，極盡變幻之能事。第一劍穿過岳不羣左肩上衣衫，第二劍穿過他右肩上衣衫，第三劍刺他左臂之旁的衣衫，第四劍刺他右脅旁衣衫。四劍均是前後一通而過，在他衣衫上刺了八個窟窿，劍刃都是從岳不羣身旁貼肉掠過，相去不過半寸，卻沒傷到他絲毫肌膚，這四劍招式之妙，出手之快，拿捏之準，勢道之烈，無一不是第一流高手的風範。華山羣弟子除令狐冲外盡皆失色，均想：「這四劍都是本派劍法，卻從來沒見師父使過。『劍宗』高手，果然不凡。」

但陸柏、封不平卻對岳不羣更是佩服。眼見成不憂連刺四劍，每一劍都是狠招殺着，劍劍能致岳不羣的致命，但岳不羣始終臉露微笑，坦然而受，這養氣功夫卻尤非常人所能。成不憂等人來到華山，擺明了要奪掌門之位，岳不羣人再厚道，也不能不防對方暴起傷人，可是他避不讓，漫不在乎的受了四劍，自是胸有成竹，只須成不憂一有加害之意，他便有克制之道。在這間不容髮的瞬息之間，他竟能隨時出手護身克敵，則武功遠比成不憂為高，自可想而知。他雖未出手，但懾人之威，與出手致勝已殊無二致。

岳不羣不戰而威。自是氣功之效。

令狐冲眼見成不憂所刺的這四劍，正是後洞石壁所刻華山派劍法中的一招招式，他將之一化為四，畧加變化，似乎四招截然不同，其實只是一招，心想：「劍宗的招式再奇，終究越不出石

壁上所刻的範圍。」

岳夫人道：「成兄，拙夫總是瞧著各位遠來是客，一再容讓。你已在他衣上刺了四劍，再不知趣，華山派再尊敬客人，總也有止境。」

成不憂道：「甚麼遠來是客，一再容讓？岳夫人，你只須破得我這四招劍法，成某立即乖乖的下山，再也不敢上玉女峯一步。」他雖然自負劍法了得，然見岳不羣如此不動聲色，倒也不敢向他挑戰，心想岳夫人在華山派中雖也名聲不小，終究是女流之輩，適才見到自己這四劍便頗有駭然色變之態，只須激得她出手，定能將她制住，那時岳不羣或者心有所忌，就此屈服，或者章法大亂，便易為封不平所乘了，說著長劍一立，大聲道：「岳夫人請。寧女俠乃華山氣宗高手，天下知聞。劍宗成不憂今日領教寧女俠的氣功。」他這麼說，竟揭明了要重作華山劍氣二宗的比拚。

岳夫人雖見成不憂這四劍招式精妙，自己並無必勝把握，但他這等咄咄逼人，如何能就此忍讓？刷的一聲，抽出了長劍。

令狐冲搶著道：「師娘，劍宗練功的法門誤入歧途，豈是本門正宗武學之可比？先讓弟子和他鬥鬥，倘若弟子的氣功沒練得到家，再請師娘來打發他不遲。」他不等岳夫人允可，已縱身攔在她身前，手中卻握著一柄順手在牆邊撿起來的破掃帚。他將掃帚一晃一晃，向成不憂道：「成師傅，你已不是本門中人，甚麼師伯師叔的稱呼，只好免了。你如迷途知返，要重投本門，也不知我師父肯不肯收你。就算我師父肯收，本門規矩，先入師門為大，你也得叫我一聲師兄了，請請！」倒轉了掃帚柄，向他一指。

成不憂大怒，喝道：「臭小子，胡說八道！你只須擋得住我適才這四劍，成不憂拜你為

師。」令狐冲搖頭道：「我可不收你這個徒弟……」一句話沒說完，成不憂已叫道：「拔劍領死！」令狐冲道：「真氣所至，草木皆是利劍。對付成兄這幾招不成氣候的招數，又何必用劍？」成不憂道：「好，是你狂妄自大，可不能怨我出手狠辣！」

岳不羣和岳夫人知道這人武功比令狐冲可高得太多，一柄掃帚管得甚用？以空手擋他利劍，凶險殊甚，當下齊聲喝道：「冲兒退開！」

但見白光閃處，成不憂已挺劍向令狐冲刺出，果然便是適才會向岳不羣刺過的那一招。他不變招式，一來這幾招正是他生平絕學，二來有言在先，三來自己舊招重使，顯得是讓對方有所準備，雙方各有所利，扯了個直，並非單是自己在兵刃上佔了便宜。

令狐冲向他挑戰之時，早已成竹在胸，想好了拆招之法，後洞石壁上所刻圖形，均是以奇門兵刃破劍，自己倘若使劍，此刻獨孤九劍尚未練成，並無必勝之方，這柄破掃帚卻正好當作雷震擋，眼見成不憂長劍刺來，破掃帚便往他臉上掃了過去。

令狐冲這一下卻也干冒極大凶險，雷震擋乃鋼鐵所鑄，掃上了不死也必受傷，如果他手中所持真是雷震擋，這一掃妙到顛毫，對方自須迴劍自救，但這把破掃帚卻又有甚麼脅敵之力？他內力平常，甚麼「真氣所至，草木即是利劍」云云，全是信口胡吹，這一掃帚便掃在成不憂臉上，最多也不過劃出幾條血絲，有甚大礙？可是成不憂這一劍，卻在他身上穿膛而過了。只是他料想對手乃前輩名宿，決不願自己這柄沾滿了雞糞泥塵的破掃帚在他臉上掃上一下，縱然一劍將自己殺了，也難雪破帚掃臉之恥。

果然眾人驚呼聲中，成不憂偏臉閃開，迴劍去斬掃帚。

令狐冲將破帚一搭，避開了這劍。成不憂被他一招之間即逼得迴劍自救，不由得臉上一熱，

他可不知令狐冲破掃帚這一掃，其實是魔教十餘位高手長老，不知花了多少時光，共同苦思琢磨，才創出來克制他這一招的妙着，實是嘔心瀝血、千錘百煉的力作，還道令狐冲亂打誤撞，竟然破解了自己這一招。他惱怒之下，第二劍又已刺出，這一劍可並非按著原來次序，卻是本來刺向岳不羣腋下的第四劍。

令狐冲一側身，帚交左手，似是閃避他這一劍，那破帚卻如閃電般疾穿而出，指向成不憂前胸。帚長劍短，帚雖後發，卻是先至，成不憂的長劍尚未圈轉，掃帚上的幾根竹絲已然戳到了他胸口。令狐冲叫道：「着！」嗤的一聲響，長劍已將破帚的帚頭斬落。但旁觀衆高手人人看得明白，這一招成不憂已然輸了，如果令狐冲所使的不是一柄竹帚，而是鋼鐵所鑄的雷震擋、九齒釘耙、月牙鏟之類武器，成不憂胸口已受重傷。

對方若是一流高手，成不憂只好撒劍認輸，不能再行纏鬥，但令狐冲明明只是個二代弟子，自己敗在他一柄破掃帚下，顏面何存？當下刷刷連刺三劍，盡是華山派的絕招，三招之中，倒有兩招是後洞石壁上所刻。另一招令狐冲雖未見過，但他自從學了獨孤九劍的「破劍式」後，於天下諸種劍招的破法，心中都已有了一些頭緒，閃身避開對方一劍之後，跟著便以石壁上棍棒破劍之法，以掃帚柄當作棍棒，一棍將成不憂的長劍擊歪，跟著挺棍向他劍尖撞了過去。

假若他手中所持是鐵棍鐵棒，則棍堅劍柔，長劍為雙方勁力所撞，立即折斷，使劍者更無解救之道。不料他在危急中順手使出，沒想到自己所持的只是一根竹棍，以竹棍遇利劍，並非勢如破竹，而是勢乃破竹，擦的一聲響，長劍插進了竹棍之中，直沒至劍柄。

令狐冲念頭轉得奇快，右手順勢一掌橫擊帚柄，那掃帚挾著長劍，斜刺裏飛了出去。

成不憂又羞又怒，左掌疾翻，咯的一聲，正擊在令狐冲胸口。他是數十年的修為，令狐冲不

衆目睽睽，絲毫不爽。

頃刻分屍，再無可憂矣。

過熟悉劍招變化，拳脚功夫如何是他對手，身子一仰，立即翻倒，口中鮮血狂噴。

突然間人影閃動，成不憂雙手雙脚被人提了起來，只聽他一聲慘呼，滿地鮮血內臟，一個人竟被拉成了四塊，兩隻手兩隻脚分持在四個形貌奇醜的怪人手裏，正是桃谷四仙將他活生生的分屍四片。

這一下變起俄頃，衆人都嚇得呆了。岳靈珊見到這血肉模糊的慘狀，眼前一黑，登時暈倒。饒是岳不羣、陸柏等皆是武林中見多識廣的大高手，卻也都駭然失措。

便在桃谷四仙撕裂成不憂的同時，桃花仙與桃實仙已搶起躺在地上的令狐冲，迅捷異常的向山下奔去。岳不羣和封不平雙劍齊出，向桃幹仙和桃葉仙二人背心刺去。桃根仙和桃枝仙各自抽出一根短鐵棒，錚錚兩響，同時格開。桃谷四仙展開輕功，頭也不回的去。

瞬息之間，六怪和令狐冲均已不見蹤影。

陸柏和岳不羣、封不平等人面面相覷，眼見這六個怪人去得如此快速，再也追趕不上，各人瞧著滿地鮮血和成不憂分成四塊的肢體，又是驚懼，又是慚愧。

隔了良久，陸柏搖了搖頭，封不平也搖了搖頭。

令狐冲被成不憂一掌打得重傷，隨即被桃谷二仙抬著下山，過不多時，便已昏暈過去，醒轉來時，眼前只見兩張馬臉、兩對眼睛凝視著自己，臉上充滿著關切之情。

桃花仙見令狐冲睜開眼睛，喜道：「醒啦，醒啦，這小子死不了啦。」桃實仙道：「當然死不了，給人輕輕的打上一掌，怎麼會死？」桃花仙道：「你倒說得稀鬆平常，這一掌打在你身上，自然傷不了你，但打在這小子身上，或許便打死了他。」桃實仙道：「他明明沒死，你怎麼

瞬息變化，想都不想及。